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莱辛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莱辛 G.E. Lessing ● 著

论人类的教育

——莱辛政治哲学文选

Über die Erziehung der Menschheit

刘小枫 ● 选编 朱雁冰 ● 译

华夏出版社

HERMES
第 11 卷第 1 期
2018 年 1 月

第 11 卷第 1 期
论人类的教育
——从古希腊到现代

Über die Erziehung der Menschheit: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第 11 卷第 1 期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莱辛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论人类的教育

——莱辛政治哲学文选

Über die Erziehung der Menschheit

[德]莱辛 G.E. Lessing | 著

刘小枫 | 选编

朱雁冰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人类的教育/(德)莱辛(Lessing, G. E.)著;朱雁冰译;刘小枫
选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5080-4933-5

I. 论… II. ①莱… ②朱… ③刘… III. 教育-研究
IV. 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6814 号

论人类的教育

——莱辛政治哲学文选

[德]莱辛(Lessing, G. E.) 著

刘小枫 选编

朱雁冰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2.125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编者前言

与尼采一样，莱辛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却天生喜好哲学。这种天性总爱不断发问、思索，宗教信仰却杜绝发问和思索——于是，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在莱辛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写下“赫恩胡特人引发的思考”一文时，莱辛年仅21岁，其中所反映的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的思考，在成熟的中年深化为“论人类的教育”“一个适时的论题”。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乃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因此，这里收入的六篇莱辛作品，堪称莱辛政治哲学著作的代表作。

莱辛热爱古典精神，一生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不辍，加上得天独厚的秉性，莱辛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很早就有自己的审慎直觉，但在读到莱布尼茨的神学著述之前，莱辛对自己的直觉还不是很有把握——莱布尼茨让莱辛的直觉获得了证实：哲人必须持守双重真理的道德——从“莱布尼茨论永罚”“维索瓦蒂对三位一体说的异议”到最后的“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莱辛让自己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古老传统维系在一起。

施特劳斯在1930年代写过一篇短文“显白的教诲”，生前没有发表，后来收入Pangle编的《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曹聪等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对“莱布尼茨论永罚”“维索瓦蒂对三位一体说的异议”和“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有精当的剖析——这部文选可以说是在施特劳斯的这篇文章指引下编辑而成的。施特劳斯在文章结尾时的一句话，也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这里所探索到的莱辛的看法是这样的：仔细研究古典学问是一个勤奋的思考者能够成为哲人的唯一道路。”

2 论人类的教育

为了有助于深入阅读，我编了两个附录。附录一是赫尔德和小施勒格尔就莱辛的“恩斯特与法尔克”所写的文字（选自 Ion Contaites 编，*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Ernst und Falk: Mit den Fortsetzungen Johann Gottfried Herders und Friedrich Schlegels*, Frankfurt/Main, 1968）；然后是两篇研究文章：孔泰德的“莱辛的秘传写作：《恩斯特与法尔克》及其历史命运”，是他的编者导言，介绍了不少背景情况；海塞是前东德的学者，他的“从《恩斯特与法尔克》看莱辛历史观的辩证法”（选自氏著 *Realistik und Utopie*, Berlin 1982, 页 55 - 70）一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解读莱辛的《恩斯特与法尔克》，为我们提供了与孔泰德不同的解读视角——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篇文章的标题都是本编者重拟的。

《莱辛全集》（十二卷本，Wilfried Barner 等编）近年才出齐，“论人类的教育”和“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两篇作品（收在卷十，Arno Schilson / Axel Schmitt 编）的编者附编了丰富的文献，涉及作品的形成经过、结构和主题分析等，相当有参考价值，这里一并译出，收作附录二。

莱辛的这六篇作品早在五年前已经译竣，依据的是 Herbert G. Göpfert 编的八卷本《莱辛全集》；后来我们得到十二卷本《莱辛全集》，又根据这个版本校订，采编其中的编者注释，补译“编辑手记”。“恩斯特与法尔克：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除了综合采编八卷本和十二卷本的注释，还采编了孔泰德编的单行本（前揭）中的注释和上世纪 80 年代的新英译本中的注释——为补译文献和整编这些注释，又耗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以致译稿拖得太久，在此谨向译者致歉，也向协助整编注释和附录的黄瑞成、郭振华、卢白羽等同志深表感谢。

刘小枫

2008 年 2 月於沐猴而冠斋

目 录

编者前言 (刘小枫)	1
赫恩胡特人引发的思考 (1750)	1
莱布尼茨论永罚 (1773)	14
维索瓦蒂对三位一体说的异议 (1773)	49
一个适时的论题 (1776)	88
论人类的教育 (1777-1780)	99
恩斯特与法尔克: 写给共济会员的谈话 (1778-1780)	133
第一次谈话	138
第二次谈话	149
第三次谈话	162
第四次谈话	170
第五次谈话	183
补遗	202
附录一	
赫 尔 德 关于一个不可见的可见社会的谈话	213
施勒格尔 恩斯特与法尔克: 关于共济会的第三次谈话的 片断	225
孔 泰 德 莱辛的秘传写作: 《恩斯特与法尔克》及其 历史命运	237
海 塞 从《恩斯特与法尔克》看莱辛历史观的辩证法	258

2 论人类的教育

附录二

施尔松/施米特	《论人类的教育》编辑手记	279
	成文经过	279
	接受和影响	295
	结构、风格和内容	313
施尔松/施米特	《恩斯特与法尔克》编辑手记	333
	成文经过	336
	接受和影响	351
	结构、风格和内容	363

赫恩胡特人引发的思考

(1750)^①

……正义被如此多的不义行为损伤并备受迫害，我请求，
我恳求你们，让正义最终在这里获得有力支持。

——西塞罗，*pro Publ. Quintio*（〔中译按〕原文为拉丁文）

胜利决定战争，但胜利不过是正义事业非常模棱两可的证明，
甚至根本不是证明。

学术争执同样是一种战争，正如乔乔狗^②是一种狗。人们就一个
国家抑或就一种见解发生争执，争端要求付出鲜血或者墨水的代
价，又有什么差别？反正人们争执。

可以说，掌握公理的和应掌握公理的，很少是同一个人。

千百种微妙的情况有时可能将胜利引向这一方，有时引向那一
方。倘若这些微妙情况的效用即幸运，撤回对其英雄壮举的参与，
多少人将被从英雄名单中剔除出去？

如果让这一或者那一伟大学者生于另一个世纪，夺去他的这一
或者那一表现自我的辅助手段，给予他另一些对手，将他置于另一
国度，我怀疑他是否仍是今天人们认为他之所是的那种人。如果他

①〔题解〕赫恩胡特（Herrnhut）是位于德国德累斯顿地区的小镇，1722年，西里西亚的琴岑道夫伯爵（N. L. Zinzendorf）在此为流亡到德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会成员设立居留所。本文是莱辛最早的神学论文（1750），为未完稿，从中不难发现后来在《论人类的教育》中所阐发的神学思想的踪迹。

②〔中译按〕乔乔狗：一种原产于中国的狗，“乔乔”源于十八世纪欧洲泛称东方货的英语词 *chow*。

不再是那种人，他的伟大便是幸运使然。

战胜那些不可能或者不愿意为自己辩护的敌人，战胜那些不予抵抗束手就擒或者引颈受刑的敌人，战胜那些刚出手反击就因疲软无力而被自己击倒在地上的敌人，怎么称得上是胜利？当然，人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称它为胜利；但我知道，这并非胜利，除非是那些注定胜利而无须斗争便可取得胜利的人。

学者群中，也有这类胜利。如果我们的神学家们迄今自以为对赫恩胡特人的胜利不是这种类型的胜利，必定是我大谬不然了。

我突发奇想，要将我关于这些人的思考写出来。我知道，这种思考是多余的，但不至于比其对象更多余，后者至少还可以充当一个假想敌，使一个年轻、勇敢的神学学者能够借以演练他的搏击力。我要遵循的规则是可爱的懒人规则。人们怎么想就怎么写：人们在其应留意的地方忽略了的东西，以后找机会再补上；不慎说了两遍的东西，便请求读者再读时略过不看。

我的铺陈似乎扯得太远。然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我已切入正题。

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做事，而非为了搞牵强附会的推理。但正由于人不是为此而被创造的，他的心思却更多在此而很少在别处。人的邪恶始终是做他所不应做的，人的狂妄始终是做他不能做的。人——会容忍为他规定的界限吗？

那样的时代真幸福呵！那个时候，最有德行的，也是最博学的；那个时候，一切智慧便在于简明的生活规则！

那个时代真太幸福了，因而不可能长久。七贤哲^①的弟子们很快便自以为可以轻慢自己的师傅了。每个人都可领会而又不能实行的真理最容易增强他们的好奇心。他们从前景仰的天，如今成了他们推断的场地。数为他们敞开了那些愈与德行无缘便愈让他们感到

^① [中译按] 七贤哲，传说中生活于公元前六至七世纪的七位希腊政治家和哲人，有许多格言流传于世。

惬意的奥秘之迷宫。^①

据很少有其同类的神谕的一条谶语^②说，最富有智慧的人竭力将求知欲从其狂妄的飞翔中收回来。愚蠢的凡人们呵，超然于你们之上的并不是为了你们的呀！你们得将目光转向你们自身！在你们自身中有着未经探测的深层，你们可以徜徉其中，可能从中受益。你们要在这里探察最隐秘的角落。你们要在这里认识自己情感的弱点和长处，认识你们情感的隐蔽曲径和它的公开爆发！你们要在这里建立起自己既为臣子又是君王的国家！你们要在这里把握和控制自己应该把握和控制的唯一的東西——你们自己。

苏格拉底——或者上帝通过苏格拉底如是告诫说。

什么？智术师^③高声嚷嚷。你这亵渎我们神灵的人！你这民众的蛊惑者、青年的瘟疫、祖国的敌人！你这践踏智慧的家伙！你这嫉妒我们威望的小人！你的这些狂热说教目的何在？莫非要拐走我们的弟子？关闭我们的学园？让我们受鄙视，让我们陷于贫困？

可是，邪恶岂能对抗一个智术师？邪恶能强迫智术师改变自己的见解，否认真理？假若邪恶果真如此强大，智术师就可悲了。可笑的恶人要达到目的，除了夺取智术师的生命，别无所能。苏格拉底是真理的宣讲者，即便其敌人也会证明这一点。可是，他们除了杀死他，还能以其他什么方式来证明呢？

在苏格拉底的弟子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走上他所指出的路。柏拉图开始耽于梦想，亚里士多德开始推理。经过时而柏拉图时而亚里士多德占上风的许许多多世纪，这世界的智慧流传到了我们手里。柏拉图成为神人（zum göttlichen），亚里士多德成为诚实无欺的人

① 莱辛在这里暗示毕达哥拉斯派，他们将数的关系看成一切事物的本质。

② 谶语一般都模棱两可，但德尔斐神谕关于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的谶语却非常明确。所以，莱辛在这里说，很少有其同类。

③ 智术师（Sophist），公元前五世纪开始时指游方的哲人和雄辩家。莱辛在这里以揶揄口吻称柏拉图。

4 论人类的教育

(zum untrüglichen)。① 历史到了笛卡尔挺身而出的时代。真理在他手中似乎获得了新的形态，一种愈光彩熠熠愈有欺骗性的形态。笛卡尔为所有的人打开了以往由那两位学阀的威严精心守护着的真理圣殿的大门。这是笛卡尔的杰出功绩。

接着，两个人物登场了（〔中译按〕指牛顿和莱布尼茨），他们虽然相互心怀妒意，却有着同一个目的。在他们看来，哲学的内容太过实际。正是他们使哲学隶属于数学之下。一种古代人几乎不知其门径的科学引导他们以稳健的步伐一直深入到最隐蔽的自然奥秘。他们宛如在现场捕捉到了这类奥秘。

他们的门生是些现在给人类增添光彩的人物，他们自认为对哲人之名拥有专权。他们孜孜以求去发现新的真理。他们能够在最小的空间用不多的几个符号和数揭示出亚里士多德需要撰写几本令人难以卒读的大部头书才可以说明的奥秘。他们填满了头脑，心却仍然是空的。他们将精神引向最遥远的天上，情感却受冲动支配沦落到牲畜之下。

我的读者或许变得不耐烦了。他们期待的是别的什么，绝不是装在一只胡桃壳里的哲学史。现在，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之所以先说这么一番话，是为了以类似的例子指出宗教所经历的命运：这个例子将使我更接近我的目标。

我认为，宗教的情况犹如哲学。

人们不妨回顾一下远古时代。亚当的宗教多么朴素、简单、有生气！可这又能维持多久？亚当的后代中，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加进一些东西。本质性的东西沉没在种种武断命题的罪恶浊流中了。所有的人都背叛了真理，只有几个人背叛程度较轻；亚伯拉罕的后代最轻。因此，上帝认为他们应受到特殊关注。但久而久之，在他们中间许许多多为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毫无价值的习俗的影响与日俱

① 在中世纪哲学中，“神人”是对柏拉图的谥称，“诚实无欺的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谥称。

增，以致只有极少数人还保持着对上帝的正确理解，其余的人始终沉湎于表面的假象，他们把上帝看成或是一种没有他们早晚供奉的牺牲便无以生存的本质（Wesen）。

谁能使世界摆脱其昏暗之境？谁能帮助真理战胜迷信？凡人做不到。Θεός ἀπο μηχανῆς（从机关走出神来）。^①

于是，基督来了。但愿人们允许我在这里只将耶稣看成一位受上帝启示而彻悟的教师。难道耶稣的意图不正是重建具有纯正品格的宗教？不正是将宗教纳入这样的界限——在这里，界限愈严，宗教所产生的效用便愈具有拯救性和普遍性？上帝是灵（Geist），你们应用灵（Geist）敬拜他（《约》4：24）。耶稣孜孜以求的不正在于此？除了这句话，还有哪句话更能将一切种类的宗教联系在一起？可正是这种联系引起了教士和圣经学者对基督的雷霆之怒：彼拉多，耶稣褻渎我们的上帝；将他钉十字架！对这些暴跳如雷的教士，狡猾的彼拉多有求必应。

我再说一遍，我在这里只是将耶稣看成一位受上帝启示而彻悟的教师。我拒绝邪恶可能从中引出的一切可怕推论。

第一个世纪幸运地看到这么一些人，他们遵循着最严格的道德，他们以自己的一切行为赞美上帝，也因上帝而招致不堪忍受的灾祸，他们竞相以自己的血维护真理。

可是，一旦人们因厌倦而放松迫害基督徒，基督徒便也随之厌倦了克尽操守。他们逐渐占据了优势，因而认为他们现在已没有义务去遵守他们最初的神圣生活方式。基督徒宛如那种以某些诱人的格言使众民族对自己表示臣服的胜利者；可是，一旦众民族臣服于基督徒，基督徒便背离这些格言而使受到伤害。

人们在战争中使用剑，和平时期将它当饰物来佩带。在战争中，人们关心的是剑要锋利。在和平时期，人们擦拭剑，用黄金和

① [中译按] 在希腊戏剧中，当需要超自然的干预以解决难题时，便通过特殊机关让舞台上出现一个神。

钻石装饰它，给它虚假的价值。只要教会在打仗，便总处心积虑用无可指责和令人赞叹的生活赋予自己的宗教以精锐态势，使敌人很少能与之匹敌。一旦和平来临，教会便立即着意修饰自己的宗教，理清自己的信条，以人性的证明加强神性的真理（〔中译按〕指教父和经院的神学）。

在这些活动中，教会取得了人们可望取得的最大成功。以前，罗马容忍一切被征服的民族敬拜其慈父般的神灵，甚至将他们奉为自己的神灵；罗马之所以蒸蒸日上，更多地是由于这一明智的策略，而非凭借其权力。可是，罗马突然一变而成为蹂躏良知的可憎暴君。^① 据我看，这是罗马帝国一代代皇帝每况愈下、不断衰败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这一观点还不属于我要达到的目的。我只想借此希望，我能够引领我的读者一步步经历各个世纪，并向他们指出，履行基督教（das ausübende Christentum）日渐衰微是因为，在此期间，沉思性基督教（das beschauende Christentum）靠荒诞的幻想和人性的广延达到了迷信从不曾将一种宗教推到的高度。一切全取决于唯一一个人，这个人肯定会出差错，也经常出差错。

在有辱人的尊严的时代，有的人想重新以自己的双眼观察，这些人为人们所熟悉。人的理智虽然被套上枷锁；然而，一旦人感到这枷锁过分沉重，便会立即摆脱它。胡斯和其他几个人在这一或那一点上动摇了基督代理人的尊位，他们是那些更为幸运地完全摒弃这一尊位的人们的先驱。

这些人来了。究竟是怎样一种敌视人的命运使两个人为言词之争、为无谓之争^②失利呢？！假若二人合力工作，他们本来是最有才干使宗教重新焕发出其固有光辉的。已故的人们呀，你们忘恩负义的后代沐浴着你们的光辉却又鄙视你们。正是你们扶正了国王头上

① 指罗马教廷，它与容忍非罗马宗教的前基督教时代的罗马形成鲜明对照。

② 指路德与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格利（Zwingli，1484 - 1531）就圣餐问题展开的争论。

摇摇欲坠的冠冕，却遭人嘲笑，被视为最卑微、最自私的人。

可是，真理不应因我对你们的赞美而蒙受损害。在你们的改革中，美德与圣洁为什么受益如此之微？既然人们生活在错误中，正确的信仰又于事何益？假若你们为我们留下一些既虔诚而又富学养的继承人，我们该是多么幸运！迷信消亡了。但正是你们借以推倒迷信的东西——理性，正是在你们的圈子里难以保持的理性，将你们引向了另一条歧路，^① 这条歧路虽然较少偏离真理，却因此而更疏于履行一个基督徒的义务。

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该说我们如此有幸还是如此不幸？——人们制造出一个如此美妙绝伦的神学与哲学的复合体，在这种复合体中，人们殚精竭虑，将神学与哲学区分开来；在这种复合体中，神学削弱着哲学，因为哲学要牵强地通过证明确立信仰，而神学却要以信仰加强证明。靠这种颠倒的方式宣讲基督教——我要说，现在比以往的黑暗时代更难培育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从认识上看，我们是天使，但从生活看，我们是魔鬼。

我愿意让读者自己去进一步探求宗教与哲学的命运之间的相同点。他将自始至终发现，不论在宗教还是在哲学，人们总是在作理性推断，绝不愿行动。

现在，我要将这个观点用在赫恩胡特人身上了。这不会有什么困难。但事先我必须稍稍回顾一番哲学。

不妨想象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人站出来，他可能从自己的感觉所达到的高山之巅鄙夷地傲视我们的学者所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善于以苏格拉底般的力量发现我们那些备受称赞的哲人们可笑的方面，他敢于以一种充满自信的口吻高呼：

唉，你们的科学还在智慧的童年，

^① 莱辛从启蒙观点出发，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是理性的功绩。这里说的另一条歧路，指路德的因信称义说。